

淺析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的不期而遇與共鳴¹
**Unexpected Encounters and Resonance of Confucianism and Ursuline
Education¹**

王槐仁²、陳郁君³

Huai-Jen Wang², Yu-chun Chen³

¹ 本文曾於 2021 年 6 月 4 日「2021 第十一屆航空科技與飛航安全暨第九屆航空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中發表。

²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人文組 ³ 文藻外語大學歐洲研究所

¹ This paper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e seminar of “ATFSGO” on June 4th, 2021.

² Center of General Education,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³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Wenzao Ursuline University of Languages

摘 要

在西方基督文明中，聖吳甦樂會是天主教的修會之一，修會是由聖安琪·梅芝於 1535 年在義大利所創辦，宗旨在透過教育的方式傳揚基督福音。1958 年，四位修會的會士來到臺灣，她們先後在花蓮創辦海星女中、私立若瑟小學，之後在高雄創辦文藻女子專科學校。在中國文明中，儒家思想是傳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統，後人尊奉孔子為至聖先師。本文試圖從教育作為研究途徑，探討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在臺灣的相遇；研究結果發現，雖然二者在時間、空間與文明存在著許多差異，然而，當它們在臺灣不期而遇之後，卻在有教無類、因材施教與教育層次等教育面向上，呈現出顯著的共鳴，而非文明的衝突。

關鍵詞：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吳甦樂教育、教育層次、儒家思想

Abstract

Roman Union of the Order of St. Ursula is one of the Catholic religious congregations of Western Christian civilization. Founded by St. Angela Merici in 1535 in Italy, Ursulines preach the gospel of Christ by education. In 1958, four missionaries of Ursulines came to Taiwan, and successively founded Haixing Girls' High School, private Joseph Primary School and Wenzao Girls' College. Confucianism is the co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inherits the branches of Yao, Shun, Yu, Tang, Wen, Wu, and Zhougong. People respect Confucius as the most sacred teacher.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concept and purpose of Confucianism and Ursuline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although both of Confucianism and Ursuline education have considerable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time, space, and society, they have remarkable resonance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no distinction of education”, “teaching in accordance with students' aptitude”, and “education levels”.

Key Words: teaching in accordance with students' aptitude, no distinction of education, Ursuline education, education levels, Confucianism

壹、前言

美國政治學家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文明史，而文明是最廣義的文化實體，所有的村莊、地區、種族、民族與宗教團體都在不同層級的文化異質性上表現出鮮明的文化。文明同時也是人類最高層次的文化組合與最廣泛的文化定位。¹Fernand Braudel 認為，文明是文化的特性和現象之集合，人類依照文化的特性區分為不同的文明。²杭亭頓在其著作《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將當代的世界區分為八大文明，分別為：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俄羅斯東正教文明（以區別拜占庭母文明與西方基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與非洲文明。在此八大文明中，杭亭頓認為，中國文明的主要部分是儒家思想(Confucianism)。至於西方文明的產生，通常可追溯到西元七、八百年左右，學者們普遍認為是由歐洲文明、北美文明與拉丁美洲文明三個部分所組成。在歷史上，西方文明即是歐洲文明，現今則是指歐美(Euroamerican)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至於拉丁美洲文明則可被視為是西方文明中的次文明(subcivilization)，或是一個與西方文明緊密相關的獨立文明。時至今日，「西方」一詞，通常泛指西方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

無論是文明或是文化，二者皆是透過學習而傳承的傳統與風俗習慣，它構成並引導受其耳濡目染人們的信念與行為，然而此學習而傳承的過程，換言之，即可視為教育。在杭亭頓的論述中，視儒家思想是中國文明的主要部分，若是進一步

的檢視中國文明可得知，雖然儒、釋、道為中國社會中的三大學派，然而，自漢武帝（在位期間，西元前141-87年）接受政治思想家董仲舒的建議，採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作法後，中國文明開始傾向尊崇儒家與孔子思想，並以原儒為主體，再融入諸子百家之思想，形成儒家思想的新體系。在《漢書·藝文志》：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³

意謂著在漢朝研究儒家思想的官員，應當協助君王、教化人民，以《詩》、《書》、《易》、《禮》、《樂》、《春秋》之思想範疇為核心，並且注重仁義的道德觀念，此思想乃是源於堯、舜，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師尊孔子，並強調其學說，是為最崇高的道德。由此可知，自漢武帝以降，於西元前 551 年在中國山東省曲阜縣出生的孔子，成為後世學習儒家思想者的宗師，並且被後人尊稱為「至聖先師」。

關於西方文明，前揭曾提及，泛指基督教文明，而在基督教文明之中，基督徒依其接受到不同的召叫與使命，先後成立不同的修會。其中有一個以教育為職志的天主教修會於西元 1535 年在義大利北部碧夏市(Brescia)創立，即「聖吳甦樂會」(Company of St. Ursula)，創始人聖安琪·梅芝(St. Angela Merici, 1474-1540)出生於義大利德森札諾(Desenzano)的農村。她雖未受過任何的正規教育，

¹ 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p. 40-46.

² Fernand, Braudel, 1980. *O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77, 202.

³ (漢)班固，(唐)顏師古注，1983。《前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頁，249-811。

然而，自幼在聽講關於聖吳甦樂(St. Ursula)和貞女們為對抗蠻族而殉道的傳說時，令聖安琪十分敬佩與嚮往她們為人犧牲的偉大精神，並視聖吳甦樂是她人生所效法的模範。之後，聖安琪移居至碧夏市，她每日在 Saint Clément 教堂祈禱時，看到教堂中一幅關於聖吳甦樂用外套護衛著一群年輕女子的畫作時，深受感動。由於聖安琪具有堅強的基督信仰與樂於助人的精神，在經歷多年深厚的神修經歷與在世俗社會中的生活體驗後，到了晚年，她集結社會賢達貴婦，創立聖吳甦樂會，旨在以耶穌基督的精神來培育有志少女，透過教育的方式，使她們得以聖化自己、聖化家庭與轉移社會風氣為己任，而此舉正是開啟現代女子教育之先河。在十六、七世紀，聖安琪的教育理想輾轉植基於法國，並迅速地傳佈至歐洲各國，並且從「在俗團體」發展轉變成為修會，即「聖吳甦樂修會」⁴(Order of St. Ursula)，特別致力於對青少年與兒童的教育工作；1639 年，修會會士聖瑪麗閨雅(St. Marie Guyart)將聖吳甦樂會傳至北美加拿大魁北克地區，為在地的印第安人開辦學校，傳佈福音。十八世紀末，遭遇法國大革命時期，天主教會受到迫害，修院被查封，聖吳甦樂會多位修女因此殉道。十九世紀，是聖吳甦樂會對外擴展的時期，分別在中南美洲、非洲、亞洲、澳洲等地區建立會院。西元 1900 年，聖吳甦樂會部份的獨立會院，匯集而成立「聖吳甦樂會羅馬聯合會」(Roman Union of the Order of St. Ursula)，總會設於羅馬，會院則分佈在全球 36 個國家之中。1922 年 7 月 22 日，會院中的三位修女由加拿大渡海抵達中國，並在廣東省汕頭市先後創辦孤兒院、小學及晨星女中；1936 年，在哈爾濱為俄國僑民開設學校；1950 年，在中國創辦的學校先後被迫

離開中國大陸。1958 年，在中國大陸的修女來到臺灣；1959 年，她們在花蓮創辦海星女中（今海星中學）；1960 年，創辦私立若瑟小學（今海星小學）；1966 年，在高雄市創辦私立文藻女子外國語文專科學校；2013 年，更名文藻外語大學。自 1922 年迄今，聖吳甦樂會的修女們渡海抵達中國大陸創辦學校，並於 1958 年來到臺灣先後創立中學、小學以及大學，歷時將近一個世紀，這是聖吳甦樂會對於聖安琪教育精神的堅持與延續。

關於儒家思想，自孔子以降迄今已是逾二千五百年的文明，對於中國大陸或是臺灣而言，在文明與文化的發展以及教育的範疇，皆已具有根深柢固的基礎；無論是個人的格致誠正以修身、或是家庭的孝悌慈齊家之道、抑或是傳道、授業、解惑的學校教育理念、又或是社會中仁義忠恕的待人處世等，皆可發現儒家思想融入生活言行之中。雖然，從歷史的演進過程中，不難發現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交流已透過諸多面向進行著，例如政治、經貿、航海、戰爭、文化、宗教、旅遊、遷徙……等；然而，在西方文明中，一個致力於以教育的方式宣揚基督福音的聖吳甦樂會，修女們於二十世紀從加拿大遠渡重洋來到中國，之後分別從法國與美國來到臺灣創建小學、中學與大學，期間將近一百年的時間，值得深思的是，聖吳甦樂會的會士們所堅信的教育精神是什麼？當她們將吳甦樂教育帶入中國與臺灣，並與中國文明中的儒家思想相遇，二者在相遇之後的情形會是矛盾與衝突？還是共融與共鳴？此為本文所欲研究與探索的問題意識。據此，本文將以質化的研究方法，並參考比較教育學中的內容比較分析法，作為本文之研究途徑，採取研究設計與定義，透過資料的蒐集、整理、閱讀與比較，檢視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二者的共同點與差異性，

⁴ 中文或可稱為「聖吳甦樂會」。

希望研究的結果可以提供從事教育的工作者一些參考的面向。本文將區分為儒家思想與聖吳甦樂會對教育的定義與目標、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的不期而遇、以及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的共鳴等三個面向作為研究的途徑，最後是結論。

貳、儒家思想與聖吳甦樂會對教育的定義與目標

一、教育的定義

從社會學的觀點來說，對於教育的定義是指知識經由正式或非正式方法的傳遞。社會化和學習的概念和教育的概念有關，事實上通常是不可分割的。雖然教育常就學校教育（正式教育）而言，但是，對作為一個團體成員和自主之人的個人角色的有效訓練，是一種持續不斷的過程。⁵植基於此，以下將分別從儒家思想與聖吳甦樂會對教育的定義論述之。

（一）儒家思想

在春秋時代，尚未出現「教育」二字。戰國時代，孔子學生與儒家學者以《禮記》解說周朝的禮樂制度、道德修養與治世之道。其中的「學記篇」則是一篇完整的教育學論文，文中內容系統性的闡述儒家關於教育的思想學說和施行方針，廣泛的涉及到教育與政治的關係、教育計畫、教學方法、選任教師的標準、教師的尊嚴地位與對受教育者的要求等等。⁶

若是從孔子在《論語·述而篇》的論述中，亦可發現儒家思想對於教育的定義，例如，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與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

而改之。」⁷文中的「誨」與「師」，符合前揭社會學對於教育的定義：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方法傳遞知識；另，唐朝文學家韓愈（西元 768-824 年）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西元 803 年），時任國子監四門博士，負有傳道授業之責，他認為師道重振實攸關文化命脈的存續、儒學道統的傳承，因而，撰寫〈師說〉一文，以回應時議，闡述理想。文中提及：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鄭子、萇弘、師襄、老聃。鄭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⁸

由此可見，儒家思想對於教育的定義，除了師生之間知識的傳遞與問答的過程外，對於師生角色的定位，則是在於聞道的先後與術業的專攻程度，或是透過人與人在彼此的互動過程中得到啟發。

（二）吳甦樂教育

聖吳甦樂會會士 Marie de Saint-Jean Martin 在其著作《吳甦樂的教育方法》(Ursuline Method of Education)指出，宗教人士在進行教育工作時，必須牢記對女子教育的定義：對年輕女子的教育，是經由和諧發展自然與超自然的學術能力，使得

⁵ 葉正，2009。《社會學詞彙》。新北市：風雲論壇。頁，118。

⁶ (西漢)戴聖，朱正義、林開甲譯注，1993。《禮記》。臺北市：錦繡。頁，97-136。

⁷ 朱熹，2011。《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頁，91 與 95。

⁸ (唐)韓愈，馬其昶校注，2002。《韓昌黎文集》。台北：世界書局。頁，43-45。

她們度全然的天主教生活，即知識、愛和在主內的服務。為了將這個定義完美地應用在每位孩子身上，教育者需要天主的大能來協助她們，因為是祂創造了她們，所以瞭解她們！身為教育者，需要深具信德⁹與成熟度：如同使徒(apostolate)的天份是來自於天主所恩賜的禮物。因此，教育的工作必須與天主在創造性與聖化行動的發展過程中共同合作，方才得以完成。¹⁰吳甦樂教育是一種符合福音喜訊中保護生命價值並推動其走向成全的工具，意即從生命的開始便是一種價值，是一種喜悅的經驗；生命是由天主所創造，並因復活的耶穌基督而成為一種恩賜。¹¹此外，De Saint Jean Martin 認為，教育是一個培育的過程，此過程需要教育者與學生共同參與，即教育者需要權威與熱情，學生需要尊敬與服從。

François Charmot 在其著作《Esquisse d'une Pédagogie Familiale》一書中定義：教育是與天主合作的工作，無論是作為高階或是低階的人，都是與天主的合作者。¹²對此，吳甦樂會士王曉風修女¹³則以「教育是人與天主合作的工作」為題撰文：

天主是生命的泉源，生命因祂而存在、成長、開花、結果。這是成長的過程，也是使孩童、青年人逐漸了解自己生命的奧秘，發揮個人的潛能：對他人開放、對世界開放、對造物主開放、完成做人的使命，這是教育的工作。天主在教育工作中，永遠佔有首要的地位：是祂創造了這生命，是祂塑造了這性格，這是祂所鍾愛的子女；教育只站在次要的地位，他必得珍惜天主創造的性格：尊重天主塑造的性格，愛護天主鍾愛的子女，誘導他去發現天主的聖意，完成圓滿的人格，基督的肖像。因此，教育工作需要祈禱精神。祈禱的人能夠體會天主的聖意，在每位青年身上的聖意；祈禱的人能夠以愛心去照顧、以細心去了解、以耐心去輔導；祈禱的人能夠日以繼夜以無私、犧牲的熱心，永不懈怠的與天主合作。¹⁴

二、教育目標

(一) 儒家思想：

透過《禮記》與《大學》的內容，檢視儒家思想的教育目，分述如次：

1. 在《禮記·學記篇》中論述教育的目標，包括形成良好的社會風俗、建立國家統治民眾以及增進個人知識，分述如次：
 - (1)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由學乎！」指執政者如果想要教化民眾，形成良好的社會風俗，一定得從興辦教育著手！
 - (2) 「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指人若不學習，就不懂得道理。所以古代君王在建立國家統

⁹ 在基督宗教中，「信德」是指對於天主信仰的德行與德能。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希望中得救》通諭中的新譯：信德是所希望之事的實質(substance)，是未見之事的確證。

¹⁰ De Saint Jean Martin, Marie, O.S.U., 1946. *Ursuline Method of Education*, New Jersey : Quinn & Boden Company. pp. 1-27.

¹¹ 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教育委員會編著，2014。《**聖吳甦樂會的教育傳承**》。花蓮市：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中華省會。

¹² François, Charmot, 1933. *Esquisse d'une pédagogie familiale*, Paris : Editions Spes. pp. 166-167.

¹³ 王曉風修女於 1974-1978 年，擔任文藻女子外國語文專科學校校長，1981-1990 年擔任更名後的文藻外國語文專科學校校長。

¹⁴ 同註 11，頁，III-IV。

治民眾時，要視教育為首要的事情。

- (3)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指學習之後，才知道自己有所不足，教人之後，才知道自己也有不通之處。¹⁵

2. 朱熹(1130-1200)認為，《大學》中論述的是大人的教育，其教育目標在於：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16

「明明德」、「新民」與「止於至善」是《大學》中的三綱，其中「明明德」意為彰顯自家明德之本心，「新民」意為社會公民之創新與永續，「止於至善」則意為致力於道德理想的固善。整體而言，儒家思想的教育目的即是「成德教育」。

(二) 吳甦樂教育：

吳甦樂教育的目標始終是為了陶成合一的基督徒。「兒童教育是宗教責無旁貸的使命，其中最為重要的工作，便是培育他們度基督徒的生活。教導他們天主教的教義，教導他們祈禱……使他們對教會的生活感到興趣，並依羅馬教廷所指示的方向，培育他們具有使徒的熱忱。並且教導他們對家庭生活與對社會的職責，以及根據自己的能力盡到奉獻的義務。¹⁷此外，吳甦樂教育的目的在於培育具有信德及理性的女性，並為教會與社會陶成全然的天主教婦女作準備。¹⁸De Saint-Jean Martin 提出三個陶成的面向，闡述吳

甦樂教育的願景：

1. 個人的陶成：

- (1) 知識的陶成：成為有智慧、教養與獨力思考的人。
- (2) 意志的陶成：在自我、人格特質、價值觀的選擇與正直的人生的面向上不斷的精進。
- (3) 心靈的陶成：即是愛德的陶成，形塑慷慨的、犧牲的精神、感性的與自我奉獻的心靈。
- (4) 宗教教育：個人祈禱、參與禮儀聖事與宗教知識的培育。

2. 家庭的陶成：在吳甦樂學校的家庭氛圍是吳甦樂教育的典型特徵。

- (1) 家庭和學生們保持個人的友誼、引導學生、參與他們的日常生活並與之前的學生保持聯繫。
- (2) 家庭教育的模型可採團體教育的形式：孩童在群體中接受教育，教育者與父母緊密的合作。

3. 社會與使徒的陶成：尊重他人、誠實、致力於服務社會；使徒活動則有不同的層次：參與慈善機構、教區生活與團體祈禱等的活動。

19

綜合來說，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對於教育的定義皆是知識傳遞的過程，二者差異點在於，前者著重在於聞道先後與術業專攻；後者則視教育是與天主合作的工作。對於教育的目標，儒家思想認為教育是增進自己知識、修身與學養，教化民眾以形成良好的社會風俗，以及學習建國治民之道的成德教育；吳甦樂教育則是以陶成合一的基督徒，培育具有信德及理性的女性，以聖化

¹⁵ 孫希旦，1990。《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頁，956-957。

¹⁶ 同註 7，頁，4。

¹⁷ De Saint Jean Martin, 1946. p. x.

¹⁸ Ibid, pp.36-58.

¹⁹ 同註 11，頁，37。

自己、聖化家庭與改善社會風氣作為教育的目標。

參、儒家思想與吳甦樂的不期而遇

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在二十世紀初的相遇，是由於三位修女從加拿大渡海先至中國後遷臺灣，並分別創辦孤兒院與學校，迄今將近一百年。信奉儒家思想的學者們尊奉孔子為至聖先師，聖吳甦樂會則是以聖安琪為會祖，以下分別檢視與比較二者的背景與思想核心。

一、時空的差異

孔子於西元前 551 年出生於中國山東省曲阜市（昔稱魯國陬邑）；聖安琪則是於 1470 年在義大利德森札諾出生。就時間而言，二位聖人生長的時間差距，大約為二千年；就空間來說，在地理上分別位於歐亞大陸的二端，前者在東亞，後者在西歐。

二、成長環境的背景：

（一）家庭的背景：

孔子年少時在生活方面較為辛苦，於是他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²⁰聖安琪則是農家子女，父親是擁有一些田產的農夫，當時是小康家庭。²¹

（二）國家的背景：

孔子成長在春秋時期，當時雖然仍屬東周王朝，然而，由於周天子無法控制各諸侯的勢力，使得諸侯們為了擴張權勢導致中國的戰亂不止，國家處於動盪之中，人民則飽受戰亂之苦。另一方面，1495 年，法國國王查理八世覬覦義大利富庶而長期處在分裂割據的情形，於是，率軍入侵義大利，戰爭於 1503 年結束，此為法、義戰

爭的第一階段，其後，兩國分別發生第二階段（1509-1515）、第三階段（1516-1547）與第四階段（1548-1559）的戰爭。歷經長達六十五年之久的戰爭，使得法、義兩國的國力耗損，人民則是長期處在戰亂之中。²²由此可見，雖然是不同的年代與國家，然而，二者的共同之處在於，皆是身處在國家的戰事不止，社會的情勢動盪不安，人民的生活深受戰亂襲擾之苦的環境中，他們卻仍然堅持著教育的理想與實踐。

（三）周遊列國與朝聖之旅：

孔子為實現其治國理念，率其弟子在中國境內周遊不同諸侯國家；而聖安琪則有三次朝聖之旅，第一次是於 1524 年前往聖地耶路撒冷朝聖；第二次的朝聖之旅是於 1525 年前往羅馬朝聖；第三次朝聖是前往阿爾卑斯山山腳下的瓦瑞洛（Varallo），並有一個深刻的神視經驗。²³二者的差異在於孔子周遊列國的目的在於尋求能接受其治國理念的國家與君王；然而，對於歐洲各地的基督徒而言，前往朝聖之路，首推聖地耶路撒冷和羅馬兩地，前者是耶穌出生和殉道之處，後者是聖伯多祿（聖彼得）與教宗駐留之都，²⁴聖安琪亦是如此。

（四）教育的對象：

由於古代中國社會中強調「女子無才便是德」，顯示出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極低，因此，孔子的七十二位弟子皆為男性；另一方面，在十五、六世紀的義大利，女子接受教育的機會同樣

²⁰ 同註 7，頁，105。

²¹ Buser, Martha, O.S.U., 陳靜怡譯，2007。《聖安琪的靈修精神：在你們中間》。臺南市：聞道。頁，3。

²² 任德山，2017。《翻開歐洲史》。新北市：源樺。頁，192。

²³ 在基督宗教中，「神視經驗」是指與天主相遇的經驗。神視是一種超越人本能的能力，借此神奇的現象，天主將自己顯示與人。此經驗使得先知們知道未來的事。同註 21。頁，6。

²⁴ 郭華榕與徐天新主編，2015。《歐洲的分與合》。北京：人民出版社。頁，52。

是不容易，然而，聖安琪創建聖吳甦樂會，其教育的對象則是皆為女性。

三、思想的核心：

(一)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對於數千年來中國人的觀察、分辨、選擇與行為影響相當深遠，許多人將儒家思想奉為思、言、行為的主臬。「四書」是儒家思想的經典代表著作，內容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四本。舉凡為人處世之道、齊家治國之法、人性尊嚴的重視與忠恕、孝悌、仁義精神的發揚等，皆包含其中，各書簡述如次：

1. 《大學》：北宋理學家程頤曾說：「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南宋理學家朱熹將《大學》一書分類為「經」一章，「傳」十章；他認為，「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²⁵
2. 《中庸》：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而由「子思筆之于書以授孟子」。此書是儒家談論人生哲學之重要寶典。²⁶
3. 《論語》：儒家思家最精粹的一本書。書中所述是孔子回應學生、時人以及學生彼此討論或間接聽聞孔子的話，透過當時學生們各自記錄。孔子死後，學生們便共同把所記錄的內容，合編而成為《論語》。²⁷ (世一，2001，94)
4. 《孟子》：孟子一書，有人說是孟子所撰，有人說是其學生所記錄編寫而成。孟子與論語是儒家思想的兩部寶典，論語簡錄，意多含蓄；孟子則宏暢淋漓，詞鋒犀利。²⁸

前揭提及《漢書·藝文志》對於儒家思想的定義為「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四書」各章節中，經常發現到引述六經的經文或是堯舜文武的精神，例如：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²⁹即是在《大學》中，藉由《尚書》(原名書)的篇章解釋「明明德」意為彰明自己的德性。又如：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³⁰以及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³¹意即在《大學》中，透過《詩經》的篇章解釋「新民」的意思；以及在《論語》中，以《詩經》的經文，比喻作學問必須精益求精。此外，在《中庸》以「舜之大知」、「舜其大孝」、「無憂者其惟文王」、「武王周公其達孝」以及「仲尼祖述堯舜」等為章節。在《論語》的許多篇章中皆可發現孔子與弟子或時人談論春秋各國的時政，例如第十五章〈衛靈公〉篇中：「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即是衛靈公請教孔子關於戰陣的方法。³²至於《易經》，孔子在年老時，希望能有時間學習易經，使自己不會犯大過錯。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³³

(二) 吳甦樂教育：

自 1535 年聖安琪·梅芝創立聖吳甦樂會迄今，將近五個世紀，接續將從三個面向分述吳甦樂教育的核心思想。

1. 生長、神視經驗與聖方濟第三會：聖安琪·梅

²⁵ 同註 7，頁，1。

²⁶ 同註 7，頁，1。

²⁷ 世一編輯部，2001。《四書讀本》。臺南市：世一。頁，94。

²⁸ 同註 27，頁，488。

²⁹ 同註 7，頁，5-6。

³⁰ 同註 7，頁，6。

³¹ 同註 7，頁，54。

³² 同註 7，頁，151。

³³ 同註 7，頁，94。

芝於十五世紀出生在義大利的北部，天主教的家庭成長，在當時的社會中，充斥著物質主義，人民的精神生活萎靡，隨處可見被壓迫或遭到不平等待遇的人，而公爵、王公諸侯與主教等階層的人則過著奢侈豪華的上流社會生活，足見當時社會的貧富差距相當之大。聖安琪在天主教的家庭成長，並在鎮中的教堂領洗，她的父親曾教導她閱讀，但她並未學習過書寫。一日，聖安琪在離家不遠處的布魯達左(Brudazzo)經歷神視的經驗，此次的神視經驗，像是一顆種子，成為她生命的中心，不斷地生長、開花並在最後結出果實。之後，她在沙洛(Salo)接觸許多方濟會會士，並加入方濟第三會，接受聖方濟精神的薰陶，她的靈修內涵亦是發源於此。此外，方濟會會士的傳教使命與生活方式，啟迪聖安琪的靈修與福傳精神，使她成為一個簡樸而充滿愛德的人。Martha Buser 認為，聖安琪的神視經驗就是來自天主的啟示，而在沙洛的時光就是省思期，她在默思神視經驗的啟示後，自由地做出選擇，答覆天主的召叫和天主為她所開啟的生命旅程。在布魯達左的神視經驗是瞭解聖安琪靈修精神的關鍵，她對天主懷有堅定無比的信仰，使她成為當代中的一位獨特的女性，她的生命是希望、信仰與勇氣的標記。³⁴

2. 創立貞女團體—聖吳甦樂會：由於聖安琪早年曾感受到將生命奉獻給天主的渴望，因此，在經過多年的人生經歷之後，她明瞭天主召叫的啟示，希望她在所處的環境中，創建一個有別於以往修會的信仰團體(religious community)。於是，她在六十歲左右，創立一個以祈禱、成為基督徒典範、以及將全部生命奉獻給天主的

貞女團體，而不是將自己隱藏在深厚牆壁後面的修道院之中。聖安琪宛如高舉火炬(Handing the Torch)交付給一群同意與她度相同生活模式的婦女，聖安琪將此貞女團體稱之為「聖吳甦樂會」。在十七世紀，當「聖吳甦樂會」轉變成為「聖吳甦樂修會」後，修會採用「聖奧思定的會規」(Rule of St. Augustine)，實踐專注於祈禱、共融與神貧的生活方式。³⁵

3. 聖安琪的遺作：由於聖安琪感受到天主豐富她的生命，導致她想要成立一個團體，並且渴望在團體之中的姊妹們，在精神的層面上能和她一樣聆聽、學習並活出全心、全意、全靈的生活，以回應天主。此外，聖安琪希望人們不是效法她，而是追隨天主。³⁶在聖安琪的《遺作》中，共分為三篇，分別為「會規」(Rule)、「勸言」(Gounsels)與「遺訓」(Testament)。由於她不善於書寫，因此遺作的內容皆是由她口述給她的秘書加俾厄爾·柯薩諾(Gabriel Cazzano)所撰寫，遺作的風格是口語而非文字。在遺作中，聖安琪試著用清楚簡潔的方式，先強調重點，再提出理由說明；此外，她引用不少拉丁文的聖經章節，透過自己的解讀方式，在遺作中說明她想表達或強調的重點。遺作的原文是義大利文，1582 年聖嘉祿·鮑榮茂(St. Charles Borromio)曾加以修改。在 1932 年，人們所發現最早的版本是 1569 年在碧夏市由達米盎·杜里諾(Damiano Turlino)出版的「會規」。1985 年，羅馬聯合會根據此版本重譯英、法文譯本。在《遺作》中，聖安琪針對不同的對象發言，知道她說話的對象，將有助於瞭解遺作的內容與含意。「會規」是她對吳甦樂全體會員發言，

³⁴ 同註 21，頁，1-21。

³⁵ 同註 11，頁，17-19。

³⁶ 同註 11，頁，21-24。

主要是指出她們該走的路，為能成為「天主子真正純潔的淨配」³⁷。「勸言」，是以區域領導人為對象，她們是會內一小組守貞的會員，她們肩負領導與培育的責任，有如今日各個修院的院長；或者，可以這麼說，勸言是一本培育手冊，收集一些勸勉，指導她們怎樣去輔導年輕姐妹們走靈修的道路。「遺訓」，則是留給管理姆姆們的贈言，她們是碧夏市一些尊貴的寡婦；她們在會內負有監護人的職責，對外代表團體面對教會及政府官員。安琪的用意是教導她們認清自己使命的重要性與尊嚴。³⁸

綜合言之，中國文明的儒家思想與西方文明的吳甦樂教育，前者師尊孔子，後者以聖安琪為會祖。在時間上，兩人出生與成長的時間相差約二千年；在地理上，二人生長的地點分別位在歐洲大陸的兩側；在國家背景上，二者皆身處戰爭亂世之中，人民飽受戰亂之苦；孔子曾率學生周遊列國，以求實現治國理念，聖安琪則是獨行朝聖之旅，以追隨耶穌成聖之道；孔子學生皆為男性，聖安琪創立的聖吳甦樂會會士則皆為女性，教育的對象亦是女性；孔子以先人之道作為儒家思想的背景，聖安琪則是以神視經驗、祈禱、靈修與實踐回應天主的召叫；二人皆以口述的方式傳承思想，《四書》為儒家思想的代表著作，吳甦樂教育的精神是依循聖安琪的《遺作》。對於看似平行線的中國文明與西方基督文明，它們曾經相遇的因素，或許在於政治與經濟，或許在於航海與戰爭；然而，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在二十世紀初不期而遇的領域則是在於教育，至於二者在相遇之後的發展情況，接續將進一步的探討二者

在教育精神與理念的共鳴之處。

肆、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的共鳴

雖然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在許多面向出現明顯的差異，特別在時間與空間的差距，然而，研究中發現二者在看似由不同文明與歷史中所發展出的教育思想，卻有許多共鳴之處，本文列舉三點，分述如次：

一、第一個共鳴——有教無類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1960年11月14日至12月15日在巴黎舉行的第十一屆會議中，回顧《世界人權宣言》主張不歧視的原則，並且宣佈人人皆有權接受教育。在會中，UNESCO提出，在尊重國家教育系統多樣性的同時，各國不僅有義務禁止任何形式的教育歧視，而且有義務促進所有人在接受教育的機會平等與對待，最終大會通過《反對教育歧視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在二十世紀中葉，人們對於受教權平等對待的觀念，成為普世的理想與共識，並希望透過公約來律定。然而，早在二千五百年前的中國與十六世紀時期的義大利，似乎早已出現類似「有教無類」的思想與實踐情形，分述如次：

(一) 儒家思想：

對於教育機會平等的觀點，《論語·魏靈公》子曰：「有教無類。」意為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則人皆可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矣。³⁹例如，子夏、子游和顏回三人皆是孔子的學生，其中，子夏與子游分別為莒父縣與武城縣的縣官，而顏回則生活貧困的一般平民，在《論語》中，敘述孔

³⁷ 在天主教中，修女們保持貞潔並發願將自己奉獻給天主，致力於為教會與世人服務。

³⁸ 文藻外語學院靈修中心，2007。《聖安琪遺作》。高雄：文藻外語學院靈修中心。頁，V-VII。

³⁹ 同註7，頁，157。

子對於學生顏回的觀察與評價，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⁴⁰此外，由於在古代的中國社會，人與人初次見面，必會手執禮物作為見面禮，束脩是最薄的禮物，即是一塊切成條的乾豬肉，然孔子的教育觀念是，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⁴¹孔子對於不同類型學生的瞭解，是從他對於學生悉心的觀察與公正的分辨，例如：「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指高柴愚笨，曾參遲鈍，顓孫師偏激，仲由莽撞；⁴²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⁴³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⁴⁴；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諸。」⁴⁵等皆是孔子分辨不同類型的學生以施教。

（二）吳甦樂教育：

1535 年 11 月 25，聖安琪集合她的同伴（共 28 位，皆為貞女），在鄰近教堂的一間祈禱室內，以「聖吳甦樂會」為名成立團體。創會後不到一百年的時間，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與瑞士都有聖吳甦樂會的出現。1639 年，聖吳甦樂會第一位傳教士聖瑪麗·閨雅，由法國出發前往加拿大開辦學校。十九世紀，這股傳教精神遍及北美洲和南美洲的若干國家。之後，更遠及中國、日本、印度、泰國、印尼、喀麥隆及其他非洲地區建立學校、孤兒院及診所。⁴⁶回顧聖安琪在加

入方濟第三會後，受到方濟會士們的生活方式的影響，啟迪聖安琪的靈修，使她成為一個充滿愛德的人。她效法聖方濟的精神，以她獨特的方式去愛身邊的每一個人，並且鼓勵和教導聖吳甦樂會的女兒與姐妹們，她在《遺作》的「遺訓」中提及，

I beg you that you willingly hold in consideration and have engraved on your mind and heart all your dear daughters, one by one; not only their names, but also their condition, and character and their every situation and state. This will not be difficult for you if you embrace them with and ardent charity.

意為「我乞求你們要用心去重視所有的女兒們，將她們銘刻於心，一個一個地；不僅是她們的名字，還有她們的背景、個性及有關她們的一切。這對你們並非難事，如果你們衷心地熱愛她們。」⁴⁷

De Saint-Jean Martin 在著作中引用聖安琪《遺作》中的「勸言」闡述吳甦樂教育的精神：

Love all your daughters equally, having no preference for one rather than another, for they are all God's creatures, and you know not what He may choose to make of them. Are you sure that those who seem the most wretched and useless are not called to become the most generous and the most pleasing to His Divine Majesty? And then, who can judge the heart and the innermost secret thoughts of

⁴⁰ 同註 7，頁，85。

⁴¹ 同註 7，頁，91。

⁴² 同註 7，頁，120-121。

⁴³ 同註 7，頁，82-83。

⁴⁴ 同註 7，頁，75。

⁴⁵ 同註 7，頁，76。

⁴⁶ 同註 21，頁，124-127。

⁴⁷ 同註 38，頁，94-95。

*any creature? Thus you will ever be cultivating the vineyard entrusted to you, leaving to God to work wonders in His own good time.*⁴⁸

意為「公平地愛所有的女兒，不偏愛一個，忽視另一個。因為她們都是天主的受造物，而且你不知道天主對她們懷有什麼計畫。你又怎麼知道，那些你認為最不值得一顧的，也許會變成最慷慨，最中悅至尊上主的人呢？況且，又有誰能判斷任何受造物的內心和隱私呢？因此，你將永遠耕種那天主所交付給你的葡萄園，讓天主在祂自己的美好時光中去創造奇蹟。」關於聖安琪叮囑教育者對於教育對象的思維：「你不知道天主對她們懷有什麼計畫」，此與孔子的教育思想不謀而合，因為孔子也曾有類似的論述，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也？」⁴⁹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是，雖然孔子的教育理念是有教無類，然而，在古代的中國社會中，女性的受教權是普遍受到限制的，因此，孔子的弟子皆為男性；例如，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⁵⁰足見，當時社會封閉思維對於女性接受教育有很大的約束力。至於在十六世紀的義大利社會裡，雖然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同樣是受到限制，然而，聖安琪效法聖吳甦樂的精神，致力於推動女性接受教育，即使受到社會中，相當大的阻力，但她仍努力不懈的團結在地婦女的力量去實踐她的教育理想，透過女性接受教育後，進而聖化自己、聖化家庭與提升社會的善良風氣。隨著時代的演進與社會的變遷，現今，學習儒家思想或是在聖吳

甦樂所創辦的學校接受教育的對象，已無性別的限制與差異，真正實現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此為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的第一個共鳴。

二、第二個共鳴—因材施教

(一) 儒家思想：

在《禮記·學記篇》中，指出當時教育方法的弊端之一便是沒有作到因材施教，例如：「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音，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意為「當今施教的人，只知誦讀課本，大量地講說、灌輸，急切追求快速進展而不管學生能否適應。使得學生學習不是本著誠實的態度，教育學生也不能因材施教，無法使學生的才智得到充分的發展。」⁵¹從《論語》中，我們可以發現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列舉數例如下：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⁵²。此外，對於不同的學生提出相同的問題時，孔子會依照他對於學生情況的瞭解，而給予不同的回應，例如，孟懿子、孟武伯、子游與子夏都曾請教孔子如何做才是孝呢？孔子給予四人不同的答覆：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⁵³

⁴⁸ De Saint Jean Martin, 1946. p. 18.

⁴⁹ 同註 7，頁，109。

⁵⁰ 同註 7，頁，88。

⁵¹ 同註 6，頁，113-114。

⁵² 同註 7，頁，87。

⁵³ 同註 7，頁，56-57。

上揭皆為孔子因材施教的例子。

(二) 吳甦樂教育：

在聖安琪的《遺作》中「勸言」的序篇，指導肩負領導與培育責任的區域領導人，應當如何的輔導年輕姐妹們走靈修的道路，她的勸勉是：

Consider the respect you owe them, for the more you respect them, the more you will love them, and the more you love them, the greater care you will have of them. Then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you not to have them graven on your hearts night and day, each one individually.

意為「你們要想一想，該當怎樣去尊重她們，因為你們愈尊重她們，也就愈愛她們；愈愛她們，就更能照顧看守她們。並且，你們將不可能不日以繼夜將她們置於心中，一一銘刻於心，每一個人都是獨特地。」⁵⁴由於聖安琪認知到人們多樣性的廣度與複雜，她在「勸言」第二篇與第四篇中勸告教育工作人員：

If you see one faint-hearted and timid and inclined to despondency, comfort her, promise her the blessing of the mercy of God, lift her with every consolation. And on the contrary, if you see another presumptuous, and who has a lax conscience and little fear of anything, into this one instill some fear.

意為「若遇到懦弱膽小與容易消沈沮喪的人，要安慰她、鼓勵她、向她保證天主的仁慈，用各種安慰來提昇她的心情。相反的，若遇到另一個傲慢自大的人，良心遲鈍，毫無畏懼，就當灌輸她一些敬畏之情。」⁵⁵

You will be careful and vigilant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behavior of your daughters, and to be aware of their spiritual and temporal needs.

意為「你們應當細心警覺，要認識瞭解女兒們的行為，覺察到她們在神修與物質各方面的需要。」⁵⁶

此外，De Saint-Jean Martin 認為，教育者並非造物者，在每位孩子的身上，都有自己的潛力，這並非教育者所賦予的。每個人都有某些程度的健康、智力與道德，這是教育者必須去開發的。每個孩子都應該被如此聰明的方式來照顧、尊重和愛所圍繞著，使得他們的天賦得以充分的發展。⁵⁷從聖安琪和 De Saint-Jean Martin 所闡述的吳甦樂教育精神與理念中，發現到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此為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的第二個共鳴之處。

三、 第三個共鳴—教育層次

(一) 儒家思想：

在《大學》中闡述儒家思想的教育層次為：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

⁵⁴ 同註 11，頁，130。

⁵⁵ 同註 38，頁，58-59。

⁵⁶ 同註 38，頁，62-63。

⁵⁷ De Saint-Jean Martin, 1946, p. 11.

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⁵⁸

當時所指的天下相對於現今的世界或是國際社會，因此，吾人可以瞭解到儒家思想將教育區分為世界、國家、家庭、個人四個層次；另外，在個人修身方面則是區分為心靈、意念、探究知識三個層次。

(二) 吳甦樂教育：

Marie de Saint-Jean Martin 闡述吳甦樂教育的陶成過程亦是區分為三個層次，

Cette éducation totale comprend, se compénétrant constamment, la formation personnelle des élèves, leur formation familiale et leur formation sociale et apostolique.

*La formation personnelle comprend, chacun le sait, la formation de l'intelligence, la formation de la volonté, la formation du cœur.*⁵⁹

意為「吳甦樂教育共含括，學生個人的陶成、他們的家庭陶成與他們的社會和使徒陶成。」而「個人的陶成包括智力的陶成、意志的陶成與心靈的陶成。」

倘若從今日的觀點分析，儒家思想中「天下與國家」的層次，可以分為國家外部的國際社會與國內的社會，必須視個人所對處的環境而決定

社會的範圍。由此觀之，本文認為，儒家思想在此層次是吳甦樂教育所劃分「社會的陶成」是可以相互對映的。至於儒家思想提及修身的部分，包括正心、意誠與格物致知的層次，則可相對於吳甦樂教育中智力、意志與心靈的陶成相互呼應。此為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的第三個共鳴之處。

伍、結論

自十五世紀開始，歐洲國家運用較為進步的航海技術，進行海上的探險與殖民地的擴張，航跡遍及非洲、美洲、亞洲與大洋洲。雖然，宣揚基督福音是歐洲國家向海外開拓的目的之一，通常傳教士亦會隨船航行，然而，政治的統治與資源財富的掠奪，似乎已成為當時歐洲國家進行海上探險的主要目的。因此，當世界上不同文化相遇時，由於接觸的面向與目的出現分歧與矛盾，往往會導致雙邊或多邊的衝突，甚至為了利益的爭奪而發生戰爭，最終形成殖民與被殖民、剝削與被剝削或者是奴役與被奴役的結果。如此相遇的過程與結果，往往對於當地的國家、社會與人民造成不幸的影響。

同樣是起源於歐洲，同樣是以向海外傳揚基督福音為目的，聖吳甦樂會有不同的發展過程。在十六世紀，1535 年 11 月 25，聖安琪在位於義大利北部的碧夏市，結合社會中的賢達貴婦，共同創立聖吳甦樂會，經歷了五個世紀，聖吳甦樂會的發展，並未因為世界的各種戰亂而式微或消逝；相反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修會的發展更為積極與全面。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聖吳甦樂會羅馬聯合會遍佈全球，包括非洲 2 個省會 (provinces)、拉丁美洲 5 個省會、美國 3 個省會、亞太地區 5 個省會、歐洲 11 個省會，合計共 26 個省會。1639 年，聖瑪麗閨雅從法國將吳

⁵⁸ 同註 7，頁，5。

⁵⁹ Marie, De Saint-Jean Martin, 1947. *L'Education des Ursulines*, Rome: Maison Généralice de L'Union Romaine des Ursulines. pp. 66-67.

魁樂會傳至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區，開辦學校並傳佈福音。1922 年 7 月 22 日，會中的三位修女由加拿大遠渡重洋抵達中國，並在廣東省汕頭市創辦孤兒院與學校；1958 年，修會會士分別從美國與法國來到臺灣，先後在花蓮創辦中學與小學；並於 1966 年，在高雄市創辦文藻女子外國語文專校，2013 年升格為文藻外語大學。

約在西元前一百多年，中國自漢武帝採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作法之後，中國文明的重心開始傾向尊崇儒家思想與孔子學說，導致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文明的核心。現今無論是在中國或是在臺灣，儒家思想依舊影響著社會風俗與教育思維。另一方面，在西方文明中，以教育助人為職志的聖吳甦樂會，從義大利到法國，從法國到歐洲各國、加拿大與美國，再由歐美國家渡海來到中國與臺灣，促使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將近一個世紀的處遇，相信這並非聖吳甦樂會在創立之時可以預期到的相遇機緣，然而，這卻又是何等驚奇而美妙的相遇！

本文在研究中有三點發現，第一，雖然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精神在時間、空間、文化與文明的變項上，存在著非常大的差距，然而，當二者在二十世紀初的不期而遇之後，卻在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上，存在著和諧的共鳴之聲，即「有教無類、因材施教與教育層次」三個面向的共鳴。雖然，二十世紀中葉，聯合國才通過《反對教育歧視公約》，然而，無論是至聖先師孔子或是聖安琪，他們早已將「有教無類」的教育理念實踐於教育的過程之中。關於「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舉凡是國家的教育政策，各級學校的分班制度，或是教師在面對學生之間存在的差異性，皆會採取不同的教學方法，目的是希望能夠實踐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使得教、學雙方都能有效的

發展，達到最佳的教學目的。然而，最令人驚奇的發現是，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中所提出教育層次的思維，竟是如此的相似。

研究中的第二個發現是，儒家思想與吳甦樂教育之間所存在的差異性。本文列舉出二點，其一是，教育思想基礎不同，儒家思想是「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吳甦樂教育則是遵循會祖聖安琪的教育精神與《聖安琪遺作》。前者強調仁義與忠恕之道，後者則以愛與服務（*Serviam*）為出發點。其二是，在教育過程中，對於師生尊敬的角色不同，儒家思想強調，「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⁶⁰意為「在教育工作中，尊敬教師是最難的。教師得到尊敬，然後學生才能重道；學生重道後，然後才能使他們知道恭敬地學習。」⁶¹然而，吳甦樂教育認為，教育者要尊重學生，*Make sure that they are always held in esteem and respect, especially among your daughters.* 意為「要確定她們常是受到尊重與尊敬，特別是在女兒們當中。」⁶¹此外，De Saint-Jean Martin 認為，教育者需要結合決心與溫柔的智慧，以激發出「愛與畏」的權威，其中，「愛」是為了取得學生的信任，而非軟化他們；「畏」是為了約束學生，而非排斥他們。⁶²本文認為，雖然儒家思想強調尊師才能重道，而吳甦樂教育是從愛與尊敬學生為出發點，但是，二者皆是在施教的過程中，透過建立健全而互信的師生關係，進而達到教育的目的。對於現今從事教育的工作者而言，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當在面對不同的教育對象時，或許可以嘗試

⁶⁰ 同註 6，頁，124-125。

⁶¹ 同註 38，頁，62-63。

⁶² De Saint-Jean Martin, 1947, p. 20.

參考並運用不同的教育思維、途徑與作法，在和諧的教育過程中，達到教育的目標。

本文的第三個發現是，當不同文明在接觸之後，不必然會依循杭亭頓所提出的文明衝突理論，即朝著對立與衝突的方向發展；它們也可能會在互動的過程中，發現彼此的共鳴之處並朝向和諧共融的方向前進，如同中國文明中的儒家思想與西方基督文明中的吳甦樂教育在臺灣的相遇與教育思想的共鳴，便是一個實際的例子。

參考文獻

一、中文

Martha Buser, OSU. 陳靜怡譯，2007。聖安琪的靈修精神：在你們中間。臺南市：聞道。(原出版於 Green Bay: Alt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文藻外語學院靈修中心，2007。聖安琪遺作。高雄市：文藻外語學院靈修中心。

世一編輯部，2001。四書讀本。臺南市：世一。

朱熹，2011。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任德山，2017。翻開歐洲史。新北市：源樺。

周何，1988。儒家的理想國—禮記。臺北市：時報文化。

(漢)班固，(唐)顏師古注，1983。《前漢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漢)班固，(唐)顏師古注，1997。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孫希旦，1990。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郭華榕與徐天新主編，2015。歐洲的分與合。北京：人民出版社。

陳芝音譯，2013。YOUCAT:天主教青年教理。臺北市：光啟。

葉正，2009。社會學詞彙。新北市：風雲論壇。

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教育委員會編著，2014。聖吳甦樂會的教育傳承。花蓮市：聖吳甦樂羅馬聯合會中華省會。

謝冰瑩等注釋，2019。新譯古文觀止(增訂五版)。臺北市：三民。

韓承良，1982。聖經小辭典。臺北市：思高聖經學會出版社。

(唐)韓愈，馬其昶校注，2002。韓昌黎文集。台北：世界書局。

(西漢)戴聖，朱正義、林開甲譯注，1993。禮記。臺北市：錦繡。

二、外文

Braudel, Fernand, 1980. *On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rmot, François, 1933. *Equisse d'une pédagogie familiale*, Paris: Editions Spes.

De Saint Jean Martin, Marie, O.S.U., 1946. *Ursuline Method of Education*, New Jersey: Quinn & Boden Company.

De Saint-Jean Martin, Marie, 1947. *L'Education des Ursulines*, Rome: Maison Générale de L'Union Romaine des Ursulines.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三、網頁

聖吳甦樂修會中華省會。取自 <http://www.ursuline.org.tw/index.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0。

UNESDOC Digital Library, *Conven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 1960*: Retrieved from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0132598>. 最後瀏覽日期：2021 年 8 月 10。